# 七月，相守彼此的泪雨滂沱

.

七月的阳光好像已经没有那般刺眼，经过白色纱窗的过滤下显得异常的柔和。我躺在白色空间里的一张白色的

床上，看着这存在在我生命里屈指可数的阳光泪湿了眼。彼此相守的不是约定，而是彼此泪雨滂沱的回忆，我要带

着着这些跟你有关的回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也许会很久，再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

我不想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感觉那么痛。

我一直以为只有南方才有矮矮的像香樟一样把整条街道都遮掩住，耀眼的阳光透过这些树叶星星点点的洒落在

慵懒的街道，慵懒的人。我一直不喜欢出门，可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不得不远行，在远行的旅途中，我看到原来在好

多地方也有那样的树，那样美的树。

在郑州有这一种叫做法国梧桐的树，我刚去郑州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样的树震撼了。在出租车里往外面望去，

就感觉自己到了夏至未至里立夏去的那座城市。我在想我是不是也会在望向窗外的时候看到爱我的傅小司。

郑州是一座古城所以这里的树也许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吧，树很粗，看上去就觉得很古老，古老的觉得大自

然原来就在自己的身边。我走在七月的树荫下，感觉不到阳光的炙烤，只听到树叶被风吹过的声音。

我在这里想起了远在异地的盎竺，，心里满载者自己曾经许给他的好多承诺，然后哭了。我害怕自己实现不了

自己的承诺。可是我却一直在许给他那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

我是一个病孩子，一个永远都不知道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我肆意的打乱自己的生活，那时候的我向别人炫耀

这我的活力，我的嚣张跋扈。

盎竺总是在半夜骂还在网上游荡的我，然后我就取消对他的隐身可见告诉他我下了。盎竺还总是说叫我好好吃

饭，去户外运动，好好照顾自己。盎竺开始叫我去跑步，知道我不动的时候把跑步降低到散步。等我不想散步的时

候就降低到好好吃饭。直到后来我连饭都懒的吃。盎竺就是这样，一直宠着我，即使他知道这是溺爱。可是他就是

见不得我吃苦。

每当我饿的不行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外面遛达，他就会很高兴很差异。「呀？今天是怎么了？想动了啊我的大小

姐。」然后我丢给他一个字：「切。」

盎竺喜欢观光喜欢旅游，喜欢去很多他想去的地方。盎竺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赚很多钱带着我离家出走，去各

地游览，我告诉他，要去你自己去，你给我一两居都行，我在家赚钱给你后援。出走够了就回来。他无精打采的奥

一声，象个孩子。

有一天我问盎竺：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怎么办。盎竺说：给你看病啊，然后守着你。我说：你说的哈？盎竺说，

：嗯。我说的、我说：不许反悔。盎竺说：不会反悔。我笑了。最后我问：如果看不好呢？盎竺说：傻丫头，怎么

想那么多。然后我抱着自己哭了。

我告诉盎竺：我觉得哥哥跟山一样，有我哥哥在，我什么都不怕。盎竺说：山也有阴影。我说：我知道。我说

：我好像很不平衡我不想让哥哥把爱分给别人。过去哥哥一直疼我。可是现在哥哥有了女朋友觉得自己北抛弃了一

样。盎竺说：是不是感觉爱被分割了？我说：分了好多。盎竺告诉我：将来会有人替他们爱你的。盎竺不会知道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会有人？谁呢？不是你吗？

我问过哥哥：我跟她女朋友谁比较重要。哥哥说：都重要。说不可以比较。我说：如果在哥哥跟盎竺之间选择

我就会选择哥哥。哥哥说：等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你问的问题多么的傻。他是陪你一辈子的人，知道吗？

我哭了。哥哥没有看到我的眼泪。我说：等哥哥将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之后我就排在最后面了。哥哥说我幼稚。

我说：如果我一直拖着你呢可以吗？哥哥说：可以啊，当然可以。我说：如果嫂子不愿意呢？哥哥说：那就不是他

说了算了。我笑了。我想即使可以我也不会拖着哥哥的，因为我想看到我爱的人幸福。只要他们幸福，我做什么都

愿意，即使是放弃整个世界或者让整个世界放弃我。

盎竺一直说他总觉得跟我之间有一种距离，他无法逾越。盎竺说，为什么我总是让他觉得若即若离，近在眼前

却又远在天边。我只是笑笑，然后默不作声。我没有告诉盎竺，我不想在我离开的时候他感觉那么痛。

我想给你很多，可是我什么都给不了。

我独自坐车回家，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我已经闻到了家乡的味道。在一路公交的后排车座上，我居然看到了

树。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北方也有这样漂亮的树。

北方的树跟南方还有中原的不同。北方的树高高的。这种树叫做槐树。在我家也有，春天便会开出槐花的树，

每到春天的时候村里街道便会香飘四溢。小孩子就会爬到树上去采摘，这种树的花是可以吃的，甜甜的。

我歪着头看着窗外这样的树，原来我的家乡也可以这样美。也会有慵懒的被洒满星星点点的斑斓。透过树叶可

以看到好多个太阳，或者被分割过的太阳。

长时间的旅途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背着电脑包，无力的朝家的方向走去。我的身体已经日渐虚弱，我拼命的

在张望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每一颗小草，每一种生命，都让我觉得那般的怜悯。我看到那些不珍惜自己的人就觉

得悲哀，也是在悲哀自己吧。

我告诉盎竺，不要联系我，不要找我。盎竺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回答。我不想让盎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在盎

竺的记忆里，七月永远是那个有多动症的孩。活力四射，漂亮的可爱的永远顶着齐刘海，说自己才貌双全，脸皮厚

的不行的女孩子。盎竺一直说我那么不喜欢动怎么总是坐不住，总是摇摇晃晃的。我只是撇嘴给他看。

现在呢？我，杨七月。发黑的眼睛。眉头的乌云吹都吹不走。头发散漫的胡乱扎着，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跟

过去的杨七月比起来判若了不知几人。

我来到北京，北京已经跟过去的北京不一样了。我只记得小时候我特别讨厌北京。拽着妈妈的手就要走，一刻

都不肯停留。在我你印象里大城市总是很缺绿色，那些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东西，在我看来，北京除了每天的早出晚

归的人是活的，别的几乎都是机器了。

北京的人很白，人们都说北京的水养人，还记得一南方的室友说北京的谁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南方的水养人。

她也许不知道，北京的人生活节奏快的让人感到震撼，上班的人早早的出门打上公交车，在太阳未出之前到达公司，

在太阳落山之后回家。一天都看晒不到太阳，人能不白吗？

坐上T10 ，到达玉泉路。在那里散步，我看到了好高的树，很高很高，跟南方的树很不一样，听说这种树叫做

柏树。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觉得很像梧桐树。街道很干净，没有阳光，但是依然能感觉到树带来的风和方向感。

我努力的望向远方，眼前是模糊的。即使看不见也要努力的睁大眼睛。因为肾脏的问题，视线渐渐的模糊了。

我感觉的到自己越来越微弱的呼吸，我更觉得到自己在一步一步的越走越远，我知道我的未来不会有梦了，我

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存在过，带着那些不能实现的愿望一起消失。

因为拥有的少，所以想给于别人更多。也许这就是人们的通病，永远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当人失去很多

的时候，想拥有的便会变少。因为那些要拥有的对于自己来说也已经是奢望了。

过去我告诉盎竺，我想要买很大的房子，赚很多钱。去实现我的很多梦想。盎竺只是说要带她心爱的人离家出

走，去旅游，累的时候就咬她一口。我还笑话盎竺的梦想太不切实际太简单了太容易实现了。

现在呢？我只想要健康，一个可以陪他去旅游的期限，一个可以足够陪他实现他梦想的期限。一辈子。一辈子

不长，我却无法拥有。梦想？我的那些梦想，那些过去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梦想。那些我认为比盎竺的梦想难实现的

伟大的梦想。现在我觉得，盎竺的梦想才是最不容易实现的，他的梦想才真的是梦，只是想，无法实现。

人不需要很多虚荣，简简单单的跟爱的人一起一辈子。不是家人负担的一辈子，才是最美好的。我看着家人看

我的眼神，看到他们哭红的眼睛我害怕。害怕自己死不了，害怕一辈子成为别人的负担。

天黑了，我回家了。我不想住院，一个人安静的走完自己的路。我问盎竺：是不是每个人都害怕成为别人的负

担。盎竺说：怎么了？我说：我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盎竺说：你不是我的负担，即使是，我也乐意。我说：盎竺，

你会抛弃我吗？盎竺说：你怎么了？怎么会呢？你害怕什么呢？我说：没有。盎竺说：我养着你，你在家养孩子。

我没有说话。

我说：我想给别人很多东西，可是我什么也给不了。盎竺说：傻瓜，大家不需要你给什么东西的。我告诉盎竺

：要的。我要给爸爸妈妈好多东西，给家人好多东西。最后我把那句我还要给你好多那句话咽了下去。

人的一生不是害怕得到多少，而是害怕能不能付出。人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死亡带来的眼泪和痛苦。我一

直觉得看着别人哭，看着别人悲伤的身影，比什么都难受。当我因为自己而难过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说话，不喜欢

对别人笑。直到后来我觉得我的笑容根本就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即使想哭也要笑。因为既然别人无法帮自

己承受痛苦，何必留给别人愁眉不展。

盎竺，对于我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即使在我很需要一个肩膀的时候，我还是选择蹲下来抱着自己。我想在他

那里寻求依靠，一个他给我的一个不会变的承诺。可是我不敢相信，因为我害怕我承受不起那个承诺以后在我面前

抽离。

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的到你，只要你足够的漠然，足够的对外界事物变得不再在乎。我以为只要

我足够的冷漠，我给别人留下的回忆就越少，然后等我离开的时候，就像路边被伐掉的树，不痛不痒的离开，没有

人会记得。

盎竺，盎竺，我的盎竺。

在这里我看不到日出，看不到日落。在这样偌大的城市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喘息的时候。

晚上站在天桥遥望远处的天空。记得盎竺说：天好像没有星星。我说：不是好像，就是没有。盎竺说：那就把

路灯当星星吧。然后我们看了一晚上的路灯星星。

其实盎竺的名字不叫盎竺。盎竺是我取给他的名字。盎竺的名字叫做时月。记得有一天我问他：你知道盎竺是

什么意思吗？时月说：不知道。我在地上拼写：盎竺angzhuAngel 俺猪。时月笑了，弯弯的眉毛，眼睛里闪烁着幸

福：你是我的盎竺。听到这句话我诧异了。盎竺说：以后我们的小孩儿就叫做盎竺吧。我给了他一个白眼。心里暗

自窃喜。

盎竺，盎竺，我的天使。

时月我的盎竺，也许有一天我不再在半夜网游，你再次有机会训斥我。不会再不听话几天憋在屋子里不吃不喝，

傻傻的在那里猛敲键盘。时月我的盎竺，我想在我还没有完全占据你的生活的时候，悄悄的抽离你应该不会感到很

痛吧。

当我看到医生下给家人的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是我喜欢的颜色，很干净也很安静。

我想就这样让我干净的干脆的死掉，没有牵挂。如果上帝还怜悯我的话，我多么希望我不曾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什么都快要懂，懂得珍惜的时候。我却没有去珍惜的机会了。时月我的盎竺，在这个七夕，我们会永远别

离。七夕是团聚的日子，也是分离的日子。我要走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也许会很久才会回来，也许再也不会回

来。

我们约定彼此相守，我们约定一起流浪，我们说好的等老了我们就牵手去散步，去看日出看日落。我们说好的，

彼此不离不弃。可是我们的约定和承若，我却无法实现。我们相守的不是彼此，而是回忆，那些斑斑点点的泪雨滂

沱。

暂时的伤害，只想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提出分手，很借口的借口。表现的我是一个多么无比世俗的女人。

时月我的盎竺，在我说出那些借口之后，我看见他的眼睛，闪过那般耀眼的光芒。那道光芒比七月里的阳光还

要刺目。阳光刺伤了我的眼，他的眼神刺痛了我的心。

「杨七月。」时月我的盎竺最后一次念了我的名字，「我诅咒你，永远得不到幸福。」我扭过头不去看那双那

么湿润的眼睛，那双充满被欺骗的眼神。

时月，这样我就安心了。以后你还会有新的感情，遇见深深爱你的她，她会实现我没有跟你一起实现的承若。

她会陪你看日出日落，去很多你想去的很多地方。然后以后你们的小孩子就叫做盎竺。

时月，我诅咒你一定幸福。时月知不知道我在天桥上刻下了很多他的名字呢？我狠狠的刻下了那个名字，然后

吧嗒的眼泪重重的砸在那个名字上。陪你一生的注定不是我。

那个叫做杨七月的女生，会悄悄的在世界上消失。就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不会留下一丝痕迹。

我曾经想过，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我们牵手相互依靠直到白发苍苍。然后你还会在我耳边告诉我：你是我

的盎竺。

我是你的天使，天使该回天国了。白色的窗帘。白色的房间。白色的床单，连阳光都是白色的……

【完】